

2018年秋季南洋理工交流小结

2019-05-17 16:30:02

去南洋理工 (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NTU) 是在研三上学期, 正巧赶上了博士秋季申请, 一边是NTU的课程, 另一边是准备GRE托福考试和申请文书, 整整四个月过得紧锣密鼓, 马不停蹄。我选的第一门课是神经科学, 是博士一年级和大四的学生一起参加, 因为NTU有不少本科毕业直接申请博士的, 所以一些课程会安排两拨学生一起上课。我高中学的是文科, 本科和硕士一直都在新闻学院, 几乎没有接触过生物相关的知识, 再加上任课老师是意大利人, 同学都是新加坡人, 不太适应他们的英语口语, 因而刚开始选课十分犹豫。在复旦的前两年专业学习中我对信息处理的生理过程产生了好奇, 比如人脑是如何处理广告的, 从接触到广告到对广告内容产生认同并最终作出购买决策, 人脑的活动是怎样的? 在对知识的好奇和对课程可能存在的挑战之间摇摆了很久, 最终决定尝试一下。敢于尝试也是学术研究者的必备技能之一, 不是吗? 课堂是开放式的圆桌讨论, 大约五六个同学围坐在一个桌子前, 老师把六桌同学分成了大脑的六个部位, 我们这桌是脑干区 (brainstem)。每次课有一个主题, 由几个有趣的研究引入, 随后老师给出提问, 每组同学都要思考自己所对应的脑区会对这个问题作出何种回应, 以及是具体的哪个部位或者神经元作出了反应。课堂氛围看似轻松自由, 但实际上为了顺利参与每次讨论, 我通常提前两天预习课程资料, 为了听懂可能出现的大脑部位的名称, 会标注每一个生词, 练习他们的读法以便能在课堂发言中自如表达。整个学期下来, 最大的收获并不仅仅是期末的研究计划得到了老师的赞赏并且拿到了A+, 当然这种尝试之后得到的认可非常鼓舞人心, 但更重要的是在这门课上学会了如何进入一个新的学科同时又和本学科保持密切联系。另一门课——科学和文学——是纯粹出于兴趣和热爱选的。我一直对科幻小说感兴趣, 很想知道从专业的文学角度学者是如何解读它们的, 但其实这门课阅读的更多是以科学家为原型创造的小说。有趣的是, 作为社会科学研究者, 我一直所尝试的都是对客观数据的分析, 而解读小说和作者的创作心理等都是处理非常主观的材料, 几度困惑, 和老师展开了不少讨论。老师在回复我的期末论文时写道: 你的聚焦点和文学专业的同学非常不一样, 有很强烈的个人色彩, 尽管不太成熟, 但非常有趣, 可以看出你对这门课浓厚的兴趣, 我觉得你非常适合读博士。在几次邮件往来中, 我也表达了自己想成为科学家的理想, 离开NTU前给老师的最后一封信中, 我写道: **A social scientist is also a scientist**, 并且答应等申请成功了一定要告诉他这个好消息。除了选修的课程外, 还旁听了另外两门课, 一是与本专业相关的《传播、技术与社会》, 授课老师是国际传播学会的荣誉成员 (ICA Fellow), 和我想象中的不一样, 这门课轻松又有趣, 每周的阅读任务也不多, 可能是因为这是给专业型硕士开的课。除了课程本身外, 我最大的收获是跟老师的两次谈话, 一次在办公室, 一次是邮件交流。办公室的谈话是我正处在申请初期, 对未来的研究方向不甚明确, 老师讲了他自己的学术之路, 是如何从社会学的博士走向了移动传播 (mobile communication)。比如说道是当初他在读博时候接受的那些研究方法的训练帮他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才开启了移动传播的研究之路。如此优秀的学者对我这样的无名之辈仍持有耐心, 感受到了被视为同类的尊重, 非常感动。另一门课是商学院的《计量经济学》, 巧的是授课老师也是复旦毕业的。旁听的初衷是想训练统计能力, 为以后的量化研究打好基础, 但无奈高数基础非常薄弱, 我只能勉强跟上节奏。教学的一大要义是练习, 所以给自己定下的规矩是, 每三次课至少要上黑板答题一次。在我硬着头皮站上黑板时老师总是会给予鼓励, 有时候答错了也并没有嘲笑我而是很耐心地给我讲解。对我的博士申请也提供了一些指点。可以说, 是这些老师们的善意、鼓励和帮助, 让我更加坚定了对学术的追求, 并且希望有一天我也能像他们一样对别人施以援手。NTU的课外活动也充满了学术特色。印象最深的是WO+MEN FEST (Women and Men for Engineering, Science, and Technology), 设在每年居里夫人的生日——11月7日, 是为了鼓励女性和男性共同参与到工程、科学和技术领域来。我一直认为FEST还有节日 (festival) 的意思, 是所有热爱科学之人的节日。回想起来, 那晚在小礼堂听到的五位女性科学家的故事, 可以算是我真正意义上科学意识的觉醒。从前对科学是幻想, 觉得它遥远且美, 自那天以后, 科学于我不仅是崇高的理想, 更是日常生活的学术实践和积累。演讲的五位科学家分别来自化学、艺术、工程、材料和传播学科, 娓娓道来了他们是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科学走近科学并最终使科学成为了终生的职业和理想。很难用言语形容那场活动对我的影响, 不是magic bullet, 更像是一粒种子悄悄种下慢慢发芽。学术是一种信仰, 如果离开它, 我可能无法找到生命的价值。除了上课、偶尔参加一些学术讲座外, 大部分时间我都待在图书馆。南洋理工有九个图书馆, 最大的是李伟南 (Lee Wee Nam, LWN) 图书馆, 从海拔来说, 也是最高的, 在学校最高点North Spine的二楼, 摆放得最多的是科学类的书, 临近期末的时候我常去那里, 因为它会延长开放时间到晚上11点。LWN是个半环形结构, 中间是公共空间, 经常有讲座, 四面的环形区域是书本和自习区, 但不是Quite Zone (安静区), 大家可以随意坐在一起讨论。我常喜欢去六楼, 站在靠墙的吧台区, 抬头就可以看见窗外棕榈树阔大的叶子和远方白色的屋顶, 晴天的时候隔着玻璃看过去, 像是碧海白沙, 非常热带了。待得时间最久的是艺术、设计和媒体学院 (Art, Design & Media, ADM) 的图书馆, 一方面是因为我住的第八宿舍楼 (Hall 8) 离ADM学院最近, 另一方面是这个学院太具有设计感了,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多待一会。大楼依山而建, 学院四处都能感受到艺术的辐射, 一楼有小型的展馆, 不定期举办各种展览, B1和楼梯区域是开放的工作区, 学院的学生经常在这里做手工。黄金辉 (Wee Kim Wee, WKW) 传播学院的图书馆在刚开学的时候, 是我学习的主阵地。我是传播学专业的, 当初申请南洋理工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对WKW的仰慕, 这是全亚洲最好的传播学院之一。不过, 距离宿舍太远, 每次步行几乎都是翻山越岭, 后来去得就渐渐少了。另一个常去的是人文和社会科学学院 (Humanities & Social Science, HSS) 的图书馆, 它处在North Spine和South Spine的中间。发现这个图书馆纯属偶然, 有一次找阅读书目碰巧来到这里, 原本以为和其他学院一样, HSS的图书馆也会在HSS的学院楼的某一层, 没想到竟然藏在国际关系学院, 正对着商学院。说来巧了, 商学院楼下是中文图书馆, 全都是中文书, 但我没有在那里久待过, 只有一次因避雨穿过图书馆去了The Hive。商学院的图书馆也很大, 大概是继LWN之后第二大的图书馆了, 也在North Spine。可以预约讨论室、个人学习间, 还有专门用来做英语听说的小房间。我在商学院的图书馆借过一本Speaking into The Air (《对空言说》, 传播学的经典著作), 可惜没有看完, 还在那里预约过个人学习间, 感觉很不错, 但图书馆也藏在大楼的某几层, 太隐蔽了, 经常会跑错入口。华裔图书馆在HSS学院楼的前方, 是个很小的馆, 只有一层半, 里面都是上个世纪的中文杂志, 记录下南洋的历史, 非常具有时代感。华裔图书馆更像是个小型的历史博物馆, 没有自习区域, 所以我只在等待上课的时候顺路去转悠过一次。剩下的图书馆在The Hive一楼、国立教育学院 (National Institute of Education, NIE)、国际关系学院和医学院, 但一直没有机会去。上课、自习、写论文, 就是我在NTU生活的全部了。虽然没来得及领略东南亚的美景和风情, 但也并不可惜。每一种正当的乐在其中的生活方式, 都应该被尊重。如今我即将毕业, 前往大洋彼岸攻读博士学位。但无论是新加坡还是美国, 复旦始终是一切的起点。如果没有母校提供的交流机会, 我不知道何时才能见识外面斑斓的世界, 如果没有母校的培养, 我也不知道会走向何方。